

■工友情怀



入党“把门人”

□周脉明文/图

20多年前，我辍学离乡背井来到矿区工作，用我师傅的话说：这小子肚里还有些“墨水”，干活肯动脑筋，更重要的是吃苦耐劳。三年后，师傅由采煤队长被破格提升为负责安全的副矿长。我在师傅的推荐下被提拔为采煤队里的一名班长。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我想扎根矿山，既然煤矿给了我这个舞台，我就要把人生这部戏唱出精彩。

于是，我每天早来晚走，掌子面哪里危险，哪里就有我的身影；哪里任务重，我就出现在哪里。每个月有几天就上几天的班，从不休工。师傅虽然身份变成了副矿长，但是却念念不忘掌子面。每天必到我们掌子面，对安全质量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和措施。在我们煤矿井下12个采煤班组中，我所带领的班组的原煤产量和安全指标每个月全矿汇总时都是名列前茅。为此，师傅还鼓励我积极地向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答应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让我好好干，争取以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年的“大干红五月”，我们班所在的掌子面先是由于搬家耽误了两天原煤产量。可是搬到新的掌子面后遇到断层，又耽误了五天出煤。我和全班的矿工们沉不住气了。一看全矿的调度表上，我们班的原煤产量远远地被其它班组甩在后面。于是我和几位有经验的老矿工一商量，决定搞一下突击，把耽误的产量夺回来。

那天，我们班正在掌子面干得热火朝天，仅仅前半个班的时间就已经相当于别的班组一个班的产量了。这时候忽听掌子面大喊一声：“都住手！还要不要命了！”大家借着灯光一看正是李副矿长。

“你不要命了，你死了没啥，你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只见师傅一脸怒气，来到我面前骂了几句，然后指着掌子面内正在发愣的矿工们说：“他们这些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一旦变成残废或者死了，他们一家人咋办？你给伺候啊？你能伺候得过来吗……”掌子面质量给我重返工——”师傅的话不容置疑，大家只好默默地照做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了抢工期，的确有很多没按标准工作的安全隐患。

“大干红五月”总结表彰会上，我没有像以往那样戴上大红花参加全矿召开的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因为我们班组在全矿12个班中总产量最低。非但如此，在党委会上，本来该转成预备党员的我被一位党委成员给否了，这个人就是我的师傅——李副矿长。哪有这样的师傅？关键时刻不说拉徒弟一把，反而落井下石！

我低落的情绪直接影响到全班。进入六月，我们班的产量一直低迷不前。一天我们正在掌子面采煤，这时候师傅来到我们掌子面，径直来到我面前骂道：“瞅你那个熊样儿！当初我还以为你是咱们掌子面里的铁腿子呢，没想到你竟然是棵糟烂的木头，当柴火烧都不着火！”“红五月”没有得到第一名就泄气了？你就不想打翻身仗？幸亏我没有让你成为党员，我们党哪有你这样的懦夫啊！”说完师傅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走了。

不知道咋回事？听了师傅的话我心里突然敞亮了一些，从心里发誓要干出个名堂来。于是我带领全班矿工又恢复到“大干红五月”以前的状态。

在当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到来之际，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在宣誓完毕后，领着我们新党员宣誓的师傅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嗯，我没有看错人，跟着我干的兵就得这样！”

四次搬家话幸福

□牛润科

我在地处中条山的一个三线厂里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我家的四次搬家经历，记录了我家改革开放40年来的幸福故事。

记得我和爱人谈婚论嫁时，我们做梦都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新房。哪知，当车间领导找行政科协商后，真给我们腾出一间单身宿舍做新房。

几个工友帮忙，先把宿舍粉刷一遍，就把我和爱人的两张单人床，从各自的集体宿舍里搬来住一起一对，然后把新褥子新床单往床上一铺，再把两床新被子放上，外加一对爱人绣的鸳鸯枕头，我俩就甜蜜无比地飘进梦寐以求的爱巢里。等闹洞房的工友走了后，我俩异口同声地说：“咱们的幸福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1979年的最后一天。

三年后，我和爱人告别单身宿舍楼，住进了让我眼馋很久的筒子楼，那蜂箱般的小屋，竟然让我和爱人幸福得像是两只小蜜蜂。就是在这个只有工龄长的双职工才能享受的幸福加油站里，我们的小日子过得事业爱情双丰收。

记得有一回，我这位痴迷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好不容易鼓捣来一台相机，给家人照了一卷胶卷的相片，终于盼到夜深人静，把公用厕所的灯关了，在里边冲洗起胶卷来。就在我聚精会神地定影时，厕所里的灯突然亮了，急得我哎呀一声去关灯时，迎面来上厕所的老奶奶一看我在里边，吓得“哎哟我的妈呀！”瘫坐在地上。“要是能有一套关起门来，互不影响，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新房子，那该有多好呀……”那天晚上，我一直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着。

到2000年，作为多干活就能多拿奖金的最大受益者，我和爱人立即拿出几年来的积蓄，从厂里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新房子。

怎能忘记，那天工友帮我们乔迁新居，喝了喜酒离开时，正好孩子们也不在家，当时，尽管我们夫妻俩已经过了浪漫的年纪，可我竟然开心地展开双臂，往新床上一跃，亢奋地滚来滚去：“我们终于有了一套关起门来，不被别人影响，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新房子了！我们太幸福了！”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2004年退休后，我和爱人又幸运地赶上连续13年涨工资。腰板一硬，我们的幸福愿望就飞得更高了。去年，我们又在市里工作的女儿身边，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

那天，当我和爱人从地处大山沟的工厂里，搬进大城市的楼房里时，我们俩流泪了：要是没有改革开放40年，我们哪能住在条件优越的城市里呢？我们哪能安安心心在女儿身边养老呢？这要是在过去的话，我们连想都不敢呀！此情此景，让我和爱人顿生一种对生活的渴望。

回想起来，我们最想说的的一句话是：“改革开放40年，我家的幸福楼房步步高啊！”

■每日连载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关明

秦勤加工的首批零件交货以后，受到了航天机械厂的高度好评。呼维民又通过全国总工会牵线搭桥，与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建立联系，双方协商之后，航天科技集团同意重组江山机械厂，北梁市对江山机械厂实行主辅分离，分立破产，由航天科技集团投资，再建一个新的江山机械厂。

这是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需要江山机械厂的职代会通过。鉴于事情重大，呼维民代表市总工会出席了职代会。

由于涉及到企业的破产与重组，职代会上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

厂长赵德柱说：“今天职代会的议题，是讨论江山机械厂破产重组问题，如果通过的话，这就是我们厂的最后一次职代会了。我们开了这么多次职代会，讨论的议题不是生产就是生活，而今天竟然会讨论破产……”他的话语中不自觉地有了几分感伤。

会场下面传来一阵议论之声。

一位职工代表说：“当年，我们的父辈保护机器迎接解放军，如今我们却要放弃机器迎接企业破产，这不是我们亲手为自己的工厂送葬么？能不能有别的办法，让我们的企业不走破产这条路？”

赵德柱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开这样一个会。一个企业就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生命周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时光，一个企业也是这样，有上升、成长、发展和衰退时期。应该承认，在行军的征途中，我们掉队了，不管这掉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总之现状是我们掉队了。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让大部队等着我们，从而拖累大部队行军速度，还是我们主动轻装，跟上大部队前进？”

一位职工代表提问：“可是，为什么牺牲的一定要是我们呢，只要给我们一点给养，一点弹药，我们也是可以生存、能够战斗的啊，别看我们企业落后了，但是战斗力还在啊。”

秦勤说：“赵厂长说得有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对旧厂进行输血、改造，需要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开发区新建一个工厂。现在，我们的设备，已经是落后了好几代。就像是拿着弓箭去打现代战争。现代技术的进步，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报纸上说，我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但我的感觉是，再不改造，我们都要跟不上时代了。”

动力车间一位职工代表说：



“说良心话，我们工人一天也没有耽误过工作，凭什么要我们为此承担后果？”

秦勤说：“我们的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家里遇到了困难，长子不出来承担，还能让谁承担？”

此言一出，会场上安静了。赵德柱说：“我从参加工作就在江山机械厂，目睹了他的成长兴衰。一个工厂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江山厂走到今天，破产是最好的出路，这就像是佛教里说的涅槃一样，只有死掉才能重生。我知道，我们面对死亡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一切，才能迎来新生。”

会场上传来了低低的饮泣之声。

赵德柱说：“现在，按照职代会会议议程，表决江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组方案，同意的请举手。”

职工代表们在泪光中，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赵德柱宣布，江山机械厂破产方案，正式通过。

(连载30)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